

缺卷7-卷8

新刊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九

晉平陽法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明書林周曰校刊行

范疆張達刺張飛

識見高遠先主不
可惜哉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曹不非比孫權也宜先滅其
魏則吳自服矣今曹不謀篡漢帝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國中屯兵
渭河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也若捨魏以
伐吳兵勢一交豈能解焉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害了朕弟孫權又兼
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讐恨欲食其肉而滅其族方雪
朕之願也卿何阻耶雲又曰天下者重也冤讐者輕也乞陛下詳之
先主答曰朕不與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朕意已決卿勿
復言遂不聽趙雲之諫即發使往五溪蠻夷

釋義五谿
溪沅溪
溪西

吳魏未平環眼嗔時心自赤

范疆張達刺張飛



范張生變豹頭斷處血含腥



胡廣武 各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無關州牧使命便辭。賞詔而去。却說張飛自守關州。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以酒解之。飛若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以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醉望南切齒。睜目怒恨甚急。酒醉醒時。放聲痛哭。悲傷不已。忽聞使至。慌忙接入。開詔讀之。詔曰。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無司於京。其誣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三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欤。章武元年五月日詔。

飛受爵。至北拜畢。以酒待使。飛曰。吾兄之讐。重如山嶽。廟堂之臣。

何不早奏興兵。使答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日吾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不幸關公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掛孝伐吳。生擒逆賊。祭祀關公。表其前盟。吾之願稱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克日興師。於是公卿來丞相府下。同入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當以諫之。孔明曰。吾苦諫數次。不聽。今日汝等隨吾入教場。諫之。於是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稟上聖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不思以德服人。為一時之忿。自統大軍。歷山川之險。江河之危。親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廟也。陛下若堅意復讐。可命一上將統軍伐之。不亦可乎。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乃曰。朕且罷兵。別圖良策。鑾駕將起。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請見之。免其朝服。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撫飛。

劉張皆匹夫之義
分失帝王之度
不忍則亂大

背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何不報
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皆樂富貴豈知昔日之盟也
若陛下不去臣捨一丈之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捨死不見
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兄弟同往飛曰昔日之盟誓同生死天下皆知
陛下休教人耻笑也先主曰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
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其恨飛曰安敢有悞片時也先主曰朕素知
卿酒後恃勇鞭撻士卒此為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
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音必出班奏曰陛下此行因
為關公報讐臣切惟不可陛下捨音萬乘之軀而成小義古人所不
取也且關公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喪命非天亡之也願陛下思
之先主曰關公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必伏地不起曰
陛下不從必有大敗但可惜新音荆創之業又屬他人矣先主大怒曰
朕欲興兵您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而不改色而顧先

主而笑曰臣死無恨免見川民之塗炭也文武官僚皆出奏曰宓乃
良臣願聖上仁慈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面時斬之却說孔明
聞知即上表諫之以救秦宓表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鄭武之心致荊州覆亡之禍損將星於牛斗
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將興同罪之師廊廟同謀悉起發忿之
議皆以為遷漢鼎者罪由曹賊隔劉祚者過非孫權蓋謂魏賊若
梟除則吳寇自然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抑下莊刺虎之
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插劍為令遂命丞相諸葛
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
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無督糧草黃權程畿為參謀
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音張
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分為門部并五路

惜此時法正已卒
若在必能制主上
東行就使東行
必傾危矣

酒与氣以亡其身

夷等處兵共七十五萬前後調遣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上旬出師却
說張飛回到閣中令軍士盡執白旗掛孝伐吳與二兄報讐克日與
兵忽帳下兩首末將乃范疆張達也入帳告曰所有戰船白旗白袍
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要報讐恨不得明日就到逆賊
之境汝安敢違吾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四十以手指之曰
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吾令即殺汝二人以示眾軍二人曰胸膛震破
滿口出血回到船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
其人性暴若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
如我殺他疆曰爭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當死則他醉於床
上若當死則他不醉二人議畢令人探之當日飛在帳中神思昏亂
動止非常乃問部曲諸將曰吾今心驚肉顫音戰坐卧不安如之何也
部曲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曲同
飲不覺大醉卧於帳中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各藏短刀夜至初更密

入帳中詐言有人欲害機密事直至床前飛自思如雷二賊下手
將飛殺之藏其首級而出便下船來引數十人候飛屍首飛二年
五十五歲後人有廟讚詩曰

豹頭環眼大燕頰虎鬚長坂橋頭斬曹公鐵馬還英雄過孟起
恩義釋嚴顏西蜀大欽仰功名重劍關

宋賢有詩讚美張車騎云

安喜會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勳諸侯虎牢關下人欽敬長阪坡中
水逆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將軍更緩河漢死吳

魏山河總屬劉

又詩曰

噴目橫矛叱魏兵解令先主得全身不知肘腋能生變謾說英雄
敵萬人

又詩曰

予觀漢末張車騎鎗兩端能敵萬夫蓋為平生鞭十平致令小輩
害身軀

又評關公翼德曰

六公勇而好義故可
以當國士之風使其
非自以無恩則為
鷹揚開虎之將惜
其以短取敗該處皆
緣于不孝之過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
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又讚曰

關張趕趕九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列藩屏左右翻飛電發

濟於艱難贊主鴻業倖迹韓耿韓信漢高祖名將考證耿弁漢光武名將齊聲雙德

交待無礼並致姦慝悼惟輕慮墮身傾國

却說軍中聽知范疆張連害了張飛起兵追之不及部將吳班先發

喪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殮貯令弟張紹守關中

苞自来報先主却說先主於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大小官僚

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是夜先主心驚肉顫寢不安出帳仰觀天

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

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

忽侍臣奏曰關中張車騎部將都督吳班差人賫喪表至先主頓足

曰意朕弟喪矣及至覽畢果然如此先主放聲痛哭遙望祭之次日

人報一隊軍馬操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負小將向袍銀

鎧滾鞍下馬伏馬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連殺了臣父將首級

投吳去矣先主哀痛至甚飲食少用羣臣苦諫曰陛下欲典關公報

讐何自推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與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

軍作先鋒與卿父報讐否苞曰為父為國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

起兵又報一彪軍皆穿素縞風擁而至先主驚疑遂令侍臣看之未

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興兵伐吳

却說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公

次子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放聲大哭眾官奏曰龍淚落

地亢旱三年陛下以社稷為重不可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之中與

關張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朕已為天子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

興兵遠伐將軍壯氣逼星寒



痛弟先亡天子憂容橫霧慘
劉先主興兵伐吳



俱亡死於非命眼前見此二姪心雖鐵石安能止痛淚乎言訖又哭昏絕數次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若太憂愁恐無所益先主曰二弟俱亡朕獨在世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以何解勸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寶位見統七十餘萬大軍征進江南終日為關張號哭其兆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乃漢文帝時人也至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察地理中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天子可用厚幣安車祈迎此老試問吉凶勝如吾等之諫也衆官皆曰此言極善遂入奏先主且言李意之事先主從之即遣使命賈詡就令陳震同去震星夜到了本處令鄉人引入山公深處遙望山庄清雲隱隱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安知吾姓字耶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大蜀皇帝詔命至

使者必陳孝起震曰人言真神仙也信不誣矣震愈加敬奉拜伏於庄外李意請入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李意推老不行震曰若仙翁不去則某亦無歸路矣再三哀請李意方行震先令使臣飛報入營先主即引百官出營五里迎之見李意鶴髮紅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先主請入營中禮畢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術何勞主上敬焉先主曰朕起身與關張結生死之交共領戎馬三十餘年矣衆皆以朕為中山靖王之後遂立為帝今者二弟被害讐言在東吳故統大軍會合蠻夷諸酋長一同伐吳未見吉凶久聞仙翁通曉興廢休咎之因特請至此望仙翁一決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先主親奉之意乃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以手一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卧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大不喜言曰此狂士也何必信之即以火焚之便催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

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乃壯其志取印與張苞苞方欲掛印
又一少年將奮然而出口留下印與我偏你有報雙足之心我便無報
讐之意耶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興泣拜曰臣父兄已被東
吳所害臣願捨無用之軀上報父兄之讐下雪自己之耻望陛下乞
賜先鋒之職苞曰我父讐人見在東吳如何不擒之我已奉詔命矣
興曰你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業箭無空發先主曰
朕正要觀賢姪施設以定優劣苞領軍於二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
上有紅心苞撚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興挽弓在手
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問忽頭直上一行鴈過興指之曰吾射
這飛鴈第三隻言訖那隻鴈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
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馬大叫曰你敢與吾比試武
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鎗吾豈不能
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來聽約束興苞二人

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父親結異
姓之交甚如骨肉未嘗有半點差錯今日恣二人乃昆仲之心當念
父喪凶吉相救患難扶持庶不負其親情也何故因一言之忿自家
相併乃失其大義也父喪未遠而猶如此何況日後乎苞興二人悔
罪再拜先主問曰卿等誰人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命興拜
苞為兄二人就帳上折箭為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曰吳班為先鋒
朕自為將後令張苞關興領三千精銳兵護駕傳令已畢水陸並進
船騎雙行軍勢浩蕩縱橫殺奔吳國而來却說范疆張達二賊將張
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與百官曰今劉
玄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勢若泰山如之奈何百
官盡皆失色面目相看並不敢言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
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烈言說之使兩國相和同發兵去
曹丕之罪令江南之民免遭塗炭也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

說先主罷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臣趙咨說曹公

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釋義夔關今屬四川夔州府駕屯白帝

城釋義白帝城山名在夔州府對江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諸葛瑾至

先主傳旨休教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

故絕之當召入看其言可從則從之如不可則違之就借彼口說與

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先主問曰

子瑜遠來必有事故也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托弟不避斧鉞之

誅特來奏荆州之事也近者關公居於江北吳侯數次求親不得更

無呂蒙與關公不睦累被關公辱罵吳侯因此責怨一也後關公取

襄陽曹操再三以天子為由遣使吳侯令將令襲荆州吳侯深不肯

許呂蒙朦朧啓於吳侯却擅自興兵誤成大事吳侯因呂蒙讒害關

公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過非吳侯之事也今日蒙已死冤讐已息

先主與張結義不
報快心必不安即報之
亦不過殺呂蒙斬
降將取荆州婦人
已先主任性
人執是以敗

此亦千古不易之論雖
吳解其本有造
于漢也先主不使
沙市子之呂矣

孫夫人久慕陛下恨不能見而今吳侯令臣為使願交割荆州仍還

其降將送歸夫人永結盟好共滅曹不以正篡逆之罪未審聖意若

何先主怒曰彼害了關公是廢朕之股肱也今日敢以巧言令色而

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

今漢帝已被曹不篡逆却不報之而為異姓之親自率大軍涉山川

之險來決雌雄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

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

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却為一將之忿而屈萬乘之君是失

其較量也陛下察之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共天地同日月也

若要朕罷兵除死而休不看丞相之分先斬汝首今日容忍汝回

去與孫權說知洗頸就戮朕削平江南方雲萬分之一也諸葛瑾見

先主不可說自回江南却說張昭入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

大有生死不易之盟子瑜不負於孤孤不負於子瑜也昔日子瑜在

一介吳臣款款慢搖三寸舌

吳臣道答說曹丕



片時魏帝嘻嘻歡動九重顏



東吳曰日氣象

柴桑時孔明來吳孤與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曰弟
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心不肯留吳猶瑾之不往其言是貫神明豈
肯今日降蜀也孤見瑜可與深交非外言可問也正言間忽報諸
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等滿面羞慙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
和之事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言未畢皆下一人進曰某有
一計可解此危權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
主公可作一表其願為使赴許都去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
中則蜀兵自然回矣權曰此計最善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
吾有此小所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而見江南之人物乎權大喜
即寫表稱臣并送還于禁等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
賈詡等拜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
上表魏帝笑曰此欲解蜀兵也令放入拜伏於丹墀百官稱賀丕覽
表已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等之主也咨奏曰乃聰明仁智雄畧之

亦推壯徒驕口
百非強之策

主也不大笑咨問曰陛下何笑也不曰朕笑卿過獎太甚也咨曰陛下
下聽臣以解之丕曰卿言合理朕即准其表也咨曰納魯肅於此品
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
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
是其畧也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又問曰吳王
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少有
餘閑博覽書傳歷代史籍乃丰采奇異之人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已不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衆不
曰吳難魏乎進者權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不曰東吳
如大夫者有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
不可勝數亦不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卿可以當之耳
於是魏帝即時降詔命太常卿邢真捧冊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趙
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曰今孫權懼蜀之勢故來請降以畏敵人

之勢耳。以臣之愚見，蜀言交兵，乃天亡也。陛下可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孫權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也。吳亡則蜀豈能久存乎？願陛下察之。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若攻之，乃失信於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用之。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耳，官輕則勢微，江南之民有畏中原之心，不可加以王位也。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禮秩衣冠，俱相亂也。今陛下信其詐降，加其王位，賜其九錫，乃與虎添翼也。孫權若退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無誠心，即漸怠慢，故使陛下生怒。陛下若興兵伐之，孫權必平告江南之民曰：孤事中國，不失臣下之禮，今無故起兵而來，必擄我人民，掠我金帛，欲得江南子女而為妾婢矣。吳民信其言，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也。今陛下若不乘危除之，後必有悔。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扶蜀，朕居正統，安若泰山。特看吳蜀交兵，若滅了一國，只有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也。朕已決

定，卿勿復言。劉曄羞慙而退。後人有詩曰：

天數相關豈遠圖，聖明原有百靈扶。曹丕當日聽劉曄，安得江南地屬吳。

吳之臣子魏者為其仇于蜀也。江東將相有識見，當勸叔屈身于劉，結漢攻曹，可也。徒取亦何為耶。

魏帝不從劉曄所諫，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節，錫還回東吳。却說孫權集聚百官，商議解蜀兵之軍。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宜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釋義：漢高祖稱沛公。受項羽封為漢中王，蓋宜時也。何故推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持上國天使，不行下車，端坐車上，斜視吳國人物。張昭大怒，向前叫曰：汝雖是上國天使，安敢妄自尊大，以為江南無智勇之人物乎？以為江南無方寸之斧刃乎？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與主公併魏天蜀。今主公受人對爵，豈不辱乎？言訖滾下馬來，以頭撞地而哭。邢貞聞知，嘆曰：江東有如此之士，終非久在人

之下也。貞問之，乃偏將軍徐盛也。貞遂不敢輕待，却說孫權受了封爵，眾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犀角玳瑁、翡翠孔雀、開鴨鳴鷄、山雉等件，遣人齎進謝恩。張昭諫曰：「貢獻之物，莫非人情。權笑曰：「利足以結人心，今貢獻之物皆瓦石之類耳，何足惜哉？」眾官嘆服，却說蜀帝先主自白帝城逐回，諸葛瑾之後，便令軍士歇馬半月，以養銳氣。細作人來奏先主曰：「東吳求救於魏，魏不發兵，止封孫權為吳王。先主大喜，即傳旨進兵，隨有蠻王沙摩柯引番兵數萬前來助戰。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到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音歸，釋義：秭歸地名，屬湖廣歸州。却說吳王孫權雖登了王位，奈魏帝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眾皆默然。權曰：「前有周郎，後有魯肅、呂蒙繼之，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王上養軍千日，用在一朝。王上待臣等官，亦以國士之禮。今聞蜀兵已至，皆緘口結舌，是何理也？」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軍，而擒劉備，上報王上之恩，下救生靈之苦。」權大喜，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關興斬將收張苞

出班奏者，乃吳人也。姓孫名桓，字叔武，桓父孫河字伯海，本姓俞氏。孫策愛之，待如親弟，賜姓孫氏。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乃長子，弓馬熟閑，智勇過人。常從吳王征討，累歷奇功。官受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當時孫桓奏曰：「臣身邊有大將二員，乃李異、謝旌。論此二將，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眾，即擒劉備矣。」權曰：「孤姪雖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為上，將可也。」忽又一人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眾視之。」乃朱治外甥，官封虎威將軍，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權人言其意，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即日起兵，前哨已得蜀兵已至。且都釋義：宜都縣名，即今湖北荆州府夷陵。

身值妙齡赴陣爭先心自壯

關興斬將救張苞



力當巨敵臨危相救義偏長



是也。一寨朱然引二萬五千水軍於大江之中結營。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宜都界口下寨。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前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帶血。乃將不用施謀。軍勢洋洋。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引兵在彼下寨。即差人回報。先鋒馬習張南二人未敢擅便。飛奏大蜀皇帝。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孫桓為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勃然大怒曰。量此輩小兒。安敢與朕相敵。取帳下關興奏曰。既孫桓令此子為將。安勞陛下遣大將也。臣願討之。先主曰。賢姪去走一遭。朕欲觀其壯氣。興拜辭欲行。張苞奏曰。既安國也。前去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更得賢姪相助甚妙。此去敬謹不可造次。倘有疎虞。望蜀軍之銳氣也。苞興二人拜辭先主。逕到軍前。見了先鋒。同起大旗。漫山蔽野。分布陣勢。鼓角喧天。孫桓聽知蜀兵大至。遂拔三寨之兵。分布陣勢。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甲。白馬

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青龍偃月刀。苞大罵曰。孫桓驕子。死待臨頭。怎敢抗拒天兵。耶桓亦罵曰。量汝劉備乃販豬織席小輩。焉敢妄稱帝號。汝父已作無頭之鬼。安敢引兵到此。自送命耳。苞大怒。挺鎗而出。孫桓欲迎。背後謝旌驟馬而出曰。不勞主公動意。看吾擒之。旌拍馬挺鎗與苞戰。有三十餘合。旌抵敵不住。撥馬望本陣而走。苞乘虛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水迎二將。就陣前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軍中一裨將姓譚。名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苞馬。冒腔那馬負痛奔回本陣。又到門旗邊。那馬打箇前失。氣絕而死。連人帶馬倒在地上。李異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爍。李異頭早落在地原處。關興見張苞馬還。却待接應。忽然人馬皆倒。李異趕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來。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與立

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退回寨。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異、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於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異等得勝收兵，只不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縛鎧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雙入，故生擒而來。苞視之，乃是夜來放冷箭射中馬的吳將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懸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折了李異、謝旌、拜、譚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於吳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異曰：「今日孫桓兵敗將亡，正可乘虛掩殺，劫了營寨，拔去原根，使東吳斷去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

日看上劫寨，倘水軍上岸，斷其歸路。我軍未必自亂矣。」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興、張苞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不來，則休動。或來時，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殺敗矣。」吳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定來救。今伏兵擊之，則大事就矣。」馮異等遂用其計，却教關興、張苞先引兵伏定。乃令小卒行計，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折兵損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有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來，虛要劫孫將軍營寨，必定放火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方行，半途被關興殺了。然就欲引兵去救，一將出曰：「小卒之言，不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寨，某就督將軍一行。然視之，乃部將崔禹也。遂令崔禹引一萬軍而行。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吳寨，四面火起。吳公孫、公孫等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

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出。遂到後。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吳兵大敗。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時東吳水陸一軍。一齊皆休。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連五六十里。孫桓引敗兵。逃走。桓問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軍士谷口。去正北夷陵城。可以屯兵。桓急催軍。方至夷陵。後面馮習張南引兵追至。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奏先主。先主大喜。傳旨。命孫桓兩路斬之。六營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夷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有歸世者。勇將周泰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其寧為救。應使。把兵一萬。拒之。何礙。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其寧已患痢疾。不行。已而率之。却說先主於巫峽建

平起。直接夷陵界分七十餘里。

釋義

巫峽建平。與地結連四十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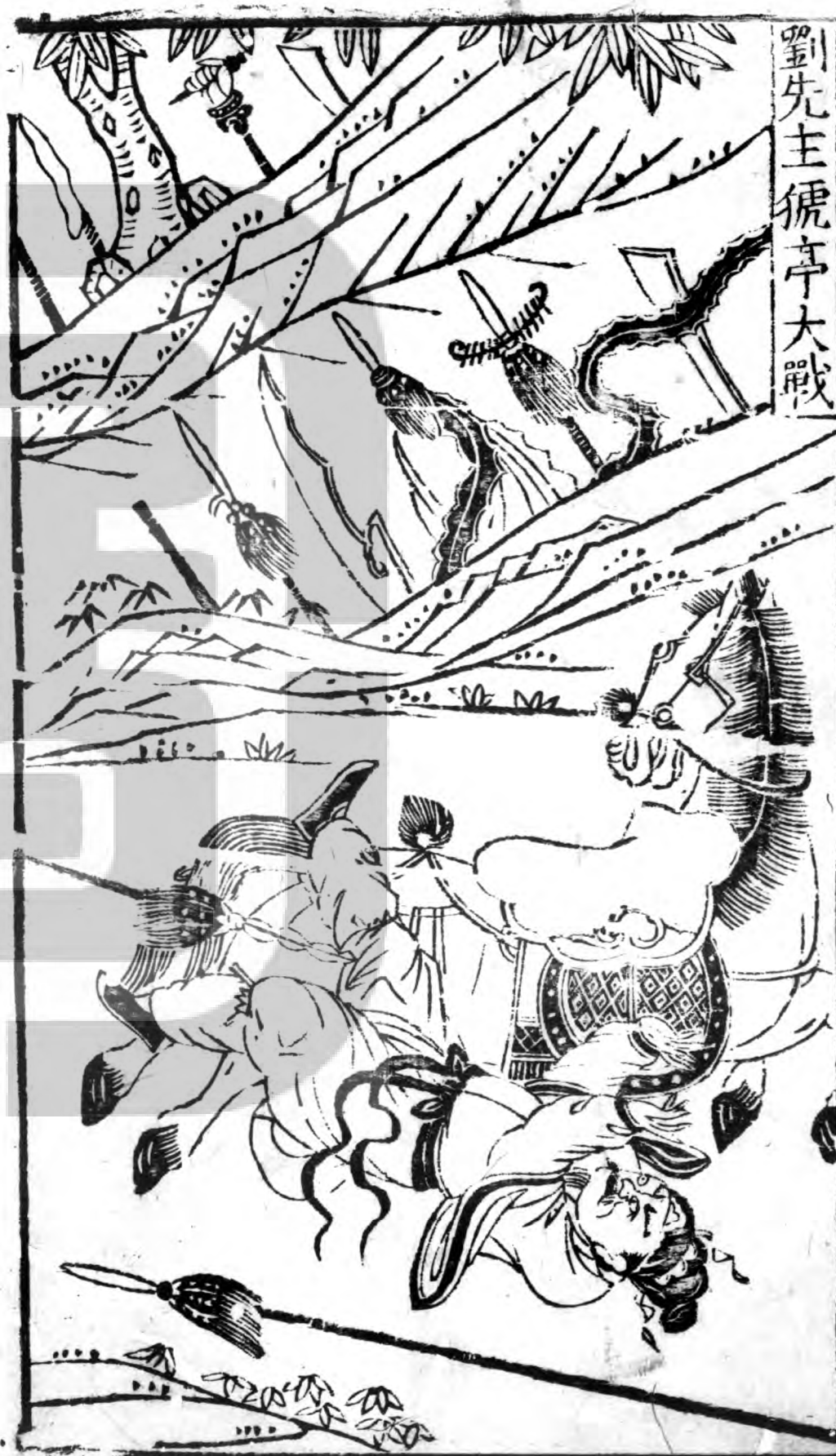
見關興張苞累之大功。命近臣以御酒賞勞。先主喟然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後有二姪。如此英勇。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便欲遣將。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若皆無用。此人必不服老。故奮力而去相持矣。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可去相助。畧有微功。便可全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命關興上馬。引本隊軍來助。黃忠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猱鬚六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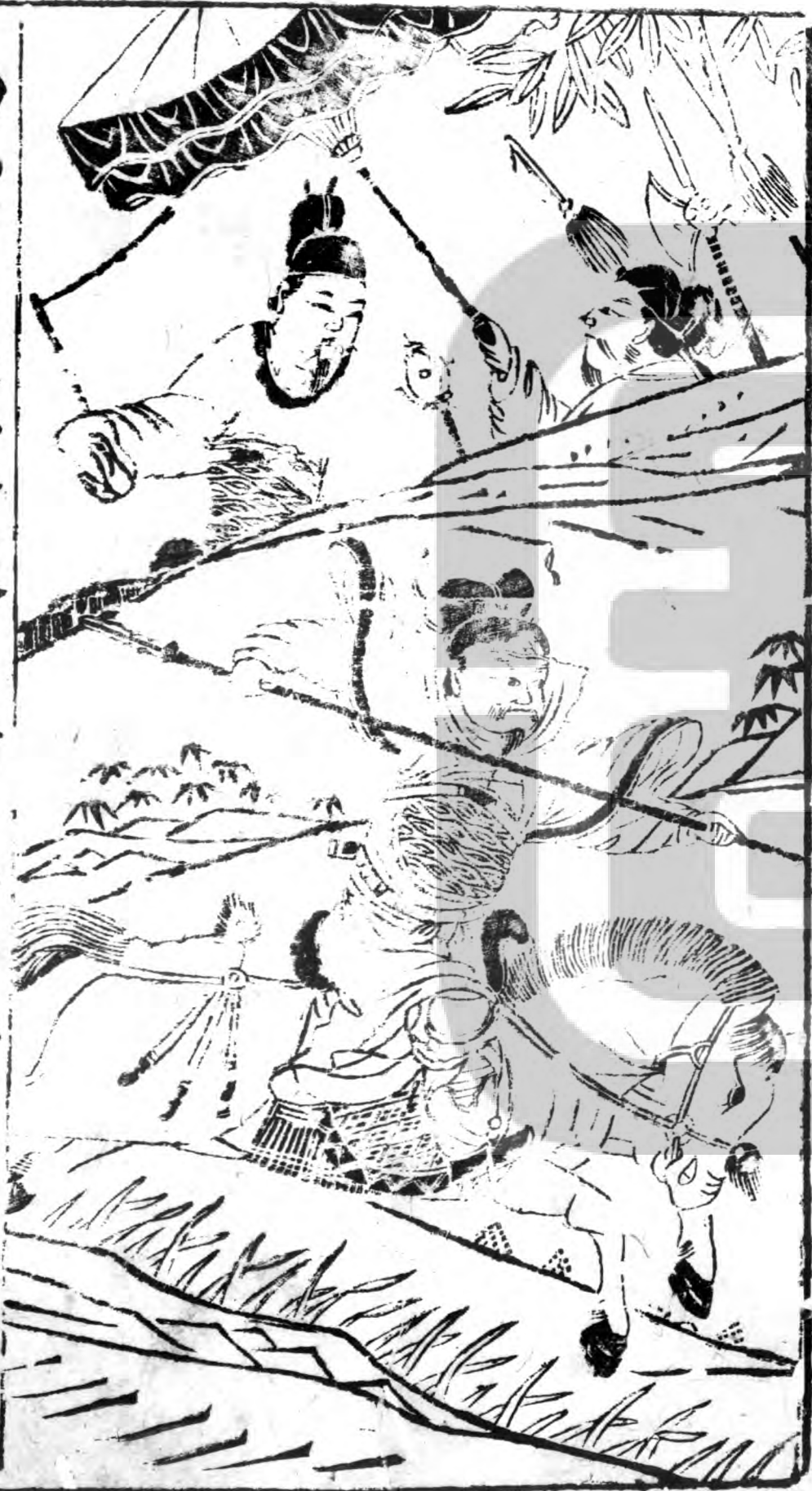
却說武威後將軍黃忠。於章武二年春正月。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所言。老將皆無用。激起英雄之氣。挺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夷陵營中。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必有故也。忠曰。吾自長

黃鉞白矛喜見漢軍過細柳

劉先主猓亭大戰



烏雲黑霧險將吳地屬枯楊



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未嘗有虧於吾。今年雖七旬有餘。尚食
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以乘千里之馬。何為老矣。昨日主上言。道吾
等老而無用。故采此處。吳安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
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驚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
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馮習令吳班領兵助戰。忠在吳軍
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兵來迎。璋手將史蹟欺忠
年老。挺鎗來戰。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
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
撥馬便走。忠乘虛追殺。吳班領兵助戰。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
曰。我等奉聖旨。教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
潘璋又来搦戰。興苞二人要與助戰。忠不從。吳班要與助戰。忠亦不
從。却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
叫曰。吾與關公報讐。休得走也。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

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
然狂風大起。忠心慌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黃忠被困不能
抵當。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力危。去一
齊來攻。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是關興
張苞。二小將保送黃忠。回到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舌。命
在旦夕。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臂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矣。足
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
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肯入朝。是夜有於御營。史官有廟讚詩曰。
老將說黃忠。以用。大功。里放金鎖甲。雙披鐵肝。弓。馘斬驚曹操。
流芳鎮蜀中。臨上。頭似雪。猶。顯威風。

贊曰。將軍敦壯。摧鋒。難。功。立。事。於。時。之。幹。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其宿衛勅死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
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可痛哉。主引御林軍直至虎亭大

會諸將水陸俱進水路少黃羅鎮兵先主伯率大軍於旱路進發馬良等皆諫不聽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先主分兵八路來取猇亭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江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百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旌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韓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若還早降免其死罪韓當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乎言未盡手將夏恂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天生豪傑殺氣冲天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平揮刀驟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夏恂於馬下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之二小將便取韓周韓周慌退入陣先主見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掩殺將來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若泰

廿一篇描在後

出燒埋關興行無數里忽聽的人言馬嘶一彪軍來到為首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忠見之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閃過便下三百軍叫曰將軍休走我等併力擊之馬忠撥回馬來眾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不能展轉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跟尋關興也馬忠見得救兵到來慌忙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處背後凌統又引一軍來到苞興二人兵少慌忙撤退直至猇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無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眾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

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獻天子功勞不小也。衆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劉先主所恨者馬忠也，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先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先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先主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害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猓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無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奉之。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臣等伏候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令色，欲全其身。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

為關公報讐

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哀傷甚切。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剛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地曰：「伯父讐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讎，何日報之？」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踏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你親自醢之。」
釋義 醢音海，細切之。以為肉醬也。以祭你父，你父英靈知朕心也。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主歸蜀帝亦被醢之。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先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糜關公皆此數人，今盡亡矣，獨有范疆張達二人，乃刺張飛之輩，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飛首級，遣使送還，及交與荊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若如此行之，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叱武士擒下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為使，齎國書望猓亭而來，却說

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矣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曰祭見飛首在匣中面不改色先主哀傷甚切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後人有詩曰

祭靈神

先主令張苞剛了范張二賊祭了張飛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讐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再進夫人水結親情之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候聖旨先主大怒曰朕切齒讐人乃孫權也今若與和負二弟當日之盟也今七滅吳次却收魏一統天下效光武之中興是所願也朕欲斬來使以絕讐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滅吳伐魏恢復漢室眾臣皆諫堅執不聽權大驚舉手失措忽墮下一人奏曰見有

前關公辱吳使自取敗亡今則張之仇已報而先主執聖執不問是為已甚故有後悔

蜀軍大至火急上馬時一處蠻兵驟至人皆披髮跣足或使弓弩長鎗傍牌刀斧為首乃是胡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其軍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攔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軍頭帶箭而走到富池口釋義富池地名今屬湖南廣武昌府與國州江口是也坐在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以繞其屍吳王葬之考證廟祭祀考證富池口有井與蜀朝往來客商祭祀後人有廟考證詩曰

巴郡其地謂長江江船慢舟公不敢進曹操鎮常憂劫寨將輕騎驅兵飲巨甌神鴉靈顯火水千秋

却說先主全獲大將得獲車馬各四散逃走先主收兵者將上功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眼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雙人潘璋驟馬趕來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

山裏往來尋覓不見者。有天曉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有二更。到一庄上下。馬驚。忽一老夫出而問之。興曰。吾是戰將。失迷到此。求一飯充饑。老夫引入。與見一神堂內。點着明燈。中間繪畫關公神像。興哭而拜之。老夫問曰。將軍何故哭也。興曰。此吾父也。老夫便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夫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為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酒食待之。卸鞍喂馬。約有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夫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關興見之。按劍在手。大喝曰。反賊。仁亮璋。出身使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便大叫一聲。神魂驚散。轉身回時。被興一劍斬之。取心瀝血。到神堂祭祀。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拴於馬項之下。辭了老夫。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水。於是老夫將璋屍首。拖

關公顯聖故關興斬潘璋時父青龍偃月刀

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衆視之。乃關澤也。搢曰。德潤澤字。足知其才。乃是何人也。當日關澤舉薦之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陸遜定計破蜀兵

却說關澤奏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以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矣。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於荊州。此人名雖儒生。足有雄才大畧。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言之謀也。王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有失臣請先納其頭。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也。即令去召陸遜。張怡奏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之敵手也。切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才疎。德薄志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於大王也。步騭亦曰。遜只可在於別郡聽使令而已。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關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將全家以保之。權曰。孤亦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大王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權曰。然。於是召陸遜

顯握兵符誓祀微軀先犬馬

陸遜定計破曹操



密傳將令計成香餌釣鯨鰲



全像三國

卷之九

十五

至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
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官領鎮
西將軍遜參拜吳王權曰今蜀兵臨境孤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
何如遜曰江東文武皆王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
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去破劉備孤亦素知其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
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
者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久矣故不敢辭王來日當聚多官以賜
之闕澤奏曰古之命將必當築臺會衆捧白旄黃鉞印綬兵符鳴云
闡之內寡人主之間之外將軍制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
宜遵此理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然服矣權
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假節
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
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闡之內孤主之間之外將軍制之先斬

後奏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起行比及陸遜出師早
謂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有文書先到於邊戾且言此軍韓當周泰大
驚曰主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也不時遜至衆皆不服遜陞帳議事
只得參賀遜曰王上命吾為大將以破蜀兵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
守違者王法無親勿令自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
乃主上小姪見出於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軍請都督早施良
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也吾料此行非都督大衆不能解之遜
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畢彼自
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果吳休矣公見
彼所行乎泰曰吾故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
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隘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依堅
守次日陸遜陞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
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從破虜將軍平定

江南經數百戰矣其諸將或後討逆將軍或後當今大王皆是披堅
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主上命汝為大都督令退蜀兵可早定計
調撥軍馬分投征戰以圖天事今却令堅守以待天自殺賊乃無謀
之甚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使我等隨其銳氣是何理也言訖帳下
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
畢掣劍在手而言曰劉備威震天下曹操尚且懼怕今入東吳境內
實非容易之敵也汝等諸將皆荷國恩當相和順共破蜀兵以報王
上吾今自有妙策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各不相順而違軍令是何
道理僕雖一介書生今蒙王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
辱負重故也汝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各宜
退去再勿復言眾皆憤恨而去却說先主目視亭擺在軍馬直至川
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夜則火光耀天晝則旌旗蔽日忽然
細作人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

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等之人良奏曰遜乃江東一書生年幼
多才深不謀畧前襲荊州者皆人之詭計也先主大怒曰豎子之
謀損朕二弟何不早說也便要遣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
未可輕敵也先主曰朕用兵若天今反不如一黃口釋義黃口小雀
無知也孺子耶爾勿多疑看朕擒之先主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開津
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不差八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而來
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有黃羅
蓋傘當欲奪以下山擊之遂至並馬而觀知是先主當指之曰軍
中必有先主也吾欲擊之遜曰劉備平兵果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
盛可宜乘息守險不可輕也而則不利且天大利非小故也今但獎
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無兵也今彼馳勢於平原曠野之間正得
其志其求戰不得必移於山林木間此時吾當用其計也將軍
直忍風火之性以圖安國之計也韓當面應允心中只是不服却

說先主使前隊搦戰。馬良曰：「遊今塞中，休聽不許出迎。遂親自
遍歷諸開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在御營中心
焦不悅。馬良奏曰：「陸遜雖是書生，深有謀畧。今陛下提兵遠來攻戰，
自春歷夏，彼之不出，必有我軍之變也。願陛下詳之。」先主曰：「彼有何
謀，但怯敵耳。向者數勝，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日炎天，軍
屯於赤火之中，取水稍遠，深為不便。先主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
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傳聖旨，令諸寨皆移
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若軍一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
曰：「朕令吳班引萬餘騎兵，近吳寨於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
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出攻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趕，
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擒此孺子，江南一敵而下矣。」文武皆賀曰：「陛
下神机，陸遜安能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
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可

乎。先主曰：「朕素知在...之畏曰：無所則明，偏聽則蔽。聖人之
言也。望陛下察之。」
符堅恃衆曾亡無日，昭烈移營見敗吳。今古興衰皆有數，元戎寧不
讀兵書。

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圖本，八道圖本親去東川上問丞相。如有
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於是蜀兵移於林木深密處，所
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周二人聽得此事，來見陸遜曰：「臣
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茂盛處，依溪傍澗，以就其水。都督可乘
虛擊之，聽聽其言，即起兵來，未和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先主夜走白帝城

章武一年夏六月，天氣亢旱，兩韓當周泰探知先主傳旨，令蜀軍
移營以避暑。就涼意來報知。遂引兵先來觀看動靜。只
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半是老弱之兵。中軍大書先鋒吳班旗

一火輕焚頓使連營遭烈焰
先主夜走白帝城



萬軍盡潰獨全卻駕駐孤城



號周恭曰吾視此等之兵不足為慮耳言訖與陸遜曰吾願同韓將
軍分兩路兵擊之如其不虞者斬遜觀其言久之以鞭指之曰噫前
面山谷中殺氣三日而出其下必有伏兵也故平地設吳班之兵乃
誘敵耳諸公切不可出只三日之內山谷之兵必然出矣衆將听畢
皆以為懦各守隘口去訖次日吳班引軍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大
叫辱罵不絕多有解不知甲赤身裸體或坐或立徐盛丁奉入帳來
請陸遜曰蜀兵欺辱至甚其等願出戰之遜笑曰汝等但知血氣之
剛耳豈知孫吳玄妙處汝等後日必見其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已
定安能擊之矣遜曰吾正欲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
會諸將於關上看之見吳班兵退去遜指之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
山谷中出也言訖只見八十精兵皆在陣前擁先之而過吳兵見
之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所止者正所為此計也今伏兵已
出旬日之內將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今入五六百里相守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兵法
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思慮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
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物角此冠正在今日諸將皆纔嘆服後人
有詩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將之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狗謂亢其下猶虞鹿之耳

王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鱉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
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決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於吳王箋曰

切以夷陵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為易得亦復易失若一
失之非損一郡之地則九州可憂矣且今日爭之必令事諧劉備
干冒天常不守窟穴而自送死臣雖不才恐奉威靈以順計逆破
敵在於即今論備於前多敗少成不足為憂臣初疑水陸俱進
今棄船就步處處結營其布置必善良策伏願至尊高枕無憂
指日報勝捷也臣陸遜言

吳王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矣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盡言其懦孫獨不信今觀斯言妙論也於日及太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紮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實難臣所為前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陣此則萬無一失也先主曰既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今遷延歲月何日成功耶遂命黃權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棹結營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入許都來近臣入內奏知魏主曰今蜀兵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死限至矣羣臣詰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七百營寨而可拒敵乎包原音險阻也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遭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必消息至矣群臣猶不信皆請

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與西川矣吳兵遠去因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今二略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眾賀曰神妙之筭魏主下旨命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今良將圖本未與丞相觀之孔明看畢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為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音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音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音為此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若遙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備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都無音良曰遜何敢不聽孔明曰恐魏兵襲之主

上君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人在魚復浦也。

釋義魚復浦在四川涪州。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某於魚復

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

問。馬良來了，表章火速，以御營前來。孔明使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

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嚴防，升帳聚大小將士，听令曰：吾自受命以

來，未嘗日出戰，今現蜀兵足知動靜，今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

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言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

喚。皆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

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破應。淳于丹引兵去。又喚徐盛丁

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自有兵趕來當

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將受令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領軍苦戰時

分而進，到蜀寨前時已三鼓之後。丹令鼓譟而入蜀營內，一彪軍出

為首，蜀將傅彤挺鎗出馬，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而走。忽然喊

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雲丹奪路而走。折軍大半，正

走間，山後張王摩沙柯蘭住為首，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止剩百

十餘敗殘兵而逃。背後二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是將徐盛丁奉

引三千精兵殺出，兵退去，救了淳于丹。丹謂曰：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

陸遜曰：非汝之過，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以蜀之法，吾自曉矣。徐盛

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上之。似此論之，空殺兵耳。遜笑曰：吾這計策

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

聽令，使朱然先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

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

草一束，內藏硫黃焰硝，帶火種各執刀一柄，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

風舉火，蜀兵四十營，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而燒一屯也。各軍預帶

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士。眾將聽了軍令，各受計

而去。却說先主正要往宮中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幡無風

自倒先主問程畿曰此乃何元畿曰今夜非吳兵劫營也先主曰
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耳先主不信忽報說山上
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而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皆令休動命關
興張苞各引五百馬出山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
主所畢令關興親往江北張苞親往江南各看虎實倘吳兵到時可
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
方欲救時御營右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看喊聲大震兩屯軍馬
齊出奔雜御營中御林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
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去奔先鋒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
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
吳將徐盛軍到圍住馮習亂箭射死徐盛引軍來追先主却說先主
見火遍起往西奔走為首一軍攔住是吳將丁奉急欲回時後面徐
盛追至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

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而一軍又到

張苞出迎乃是蜀將傅彤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

一山名為馬鞍山釋義馬鞍山名在荊州府夷陵州八十里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在山

上山下喊聲又起乃是陸遜大隊人馬早將馬鞍山圍住先主在山

上令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死重疊塞江

而下次日吳兵愈加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喊先主驚慌忽然火光

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先主視之乃是關興與伏地請曰四下火

勢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

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後留傅彤

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不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

天盖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行

之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

曰朕死於此處矣關興張苞驍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

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只見前面喊聲大震。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聽知大喜曰：朕復生矣！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陣圖石伏陸遜

救駕者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官殺虎威將軍。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釋義：江州今屬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總知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望，探視不想先主遭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子龍，令軍退去。雲正殺之間，偶遇朱然一鎗刺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今得脫矣！手下將士如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復來救之。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詩陸遜詩曰：陸遜運良籌，能分吳國憂。揮毫關將吻，焚鎧蜀王羞。功業昭千載，聲名播九州。至今巫峽地，草木尚添秋。

又詩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震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兵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捉，解將去了。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之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言訖忿怒愈加，挺矛縱馬，率蜀軍奮力惡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後人贊傅彤詩曰：

夷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真乃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到江邊，教蜀水軍赴敵。時有吳兵隨後驟至，水軍四散。畿部下將叫曰：程祭酒快上馬走，恐吳兵至矣。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

怪石成堆反覆八門生變化

八陣圖石伏陸遜



橫沙立土等閑一將受羈縻



列後人有詩讚曰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出其言人追夫隻後隕命於軍
時有先鋒張南久圍夷陵城忽馮習言蜀兵改遂引軍來攻先主
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一將正行之間前面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夷
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
後人有詩讚曰

休元輕寇捐軀致害文進奮身向此顛沛患生一人至於弘太

諡休元乃馮習字文進乃張南字也

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交戰十合被泰斬之蜀將杜
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寸尺不存蜀將川兵降者无
數趙雲恐車駕有失引本部軍保護入白帝城却許阻遜大獲全功
引得勝之兵直往西追襲前離瓊閉不攻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
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

不可進矣即到退十餘里於地勢空濶去處擺成陣勢以禦敵軍即
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曰無軍屯在此遜不信遂下馬登高望之殺
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觀之回報曰一騎之迹也無遜見日將西沉
殺氣越加心中猶豫又令人探之回報曰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
並無人馬遜大疑尋土人以問之頃更有數十人到遜問曰亂石作
堆者何也土人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
陣勢乃於沙灘之上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此處地名魚復浦也
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
方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軍之術也有何益焉遂引從騎下山
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可都督早回遜方要出陣忽然
狂風大作飛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見怪石嗟峨嵯嵯音枒音似似似沙
立上重疊如牆江聲浪湧有如劔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君亮之
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之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

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出之。老人策杖徐徐而行，迤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老者何人也？老人答曰：老夫乃黃承彥也。昔小婿諸葛孔明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及復入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亦變化無窮，可比十萬之精兵也。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引而出之。老夫隱於此山，專學道義，却緣於山石之上，忽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失矣。老夫不忍，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曰：左。右問曰：此人何不殺之？遜曰：此仁者之人也。後人讚八陣圖詩曰：孔明施妙用，布陣向沙堤。未許桓溫識，先教陸遜迷。江聲喧鼓角，山氣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萬古題。

宋賢晁堯臣有賦八陣圖詩曰：

怪石成堆抵萬軍，孔明布陣在江濱。四頭八尾分形勢，三畧八韜。

驚鬼神，天地風雲生變化。鳥蛇龍虎按經綸，歷觀自古行兵者，妙策如公有幾人。

杜工部讚八陣圖詩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陸遜嘆曰：諸葛孔明真臥龍也，吾不及之。於是下令，便教班師還吳。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兵也，吾料魏主曹丕姦詐多出，與父無異。今知我勝，必然追襲。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吾恐彼乘虛而襲我根本，故勒兵回。遂令一村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谿口，曹真出南郡，三路軍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吾已令兵拒之，不足憂也。諸將拜伏曰：都督真神機妙算也。未知何如。聽下分解。

白帝城先主託孤

龍化鼎湖空向一隅稱大帝

曰帝城先主託孤



鷓啼蜀地直遺六尺託元臣



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夷陵之地先主在馬
鞍山陳兵自守遜四面火攻先主夜奔白帝城焚鎧斷後逕到白帝
城趙雲引兵據守忽然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恨不及將孔明之言
奏知先主先主嘆曰朕不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朕有何面目
回成都而見群臣耶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先主聽知
馮旨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傷感不已又近臣奏曰
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
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之朕負於權權
不負於朕也何必問罪於家屬哉權之妻子仍給祿米以養之却說
黃權引兵降魏諸將引見魏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
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過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
遜絕斷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却來歸降於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
幸安敢追慕於古人也不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

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先主將黃權家屬盡日誅戮權
曰臣與先主推誠相信足知臣之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不然
之靜軒先生有詩書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笑黃權為叛逆紫陽書法
不輕饒

至不度德量力故師出无
功

曹丕遂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
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不識虛實陸遜見屯兵於險要
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內皆無孫權劉備之對手雖
然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不
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尚書劉曄諫曰近東吳陸
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倉卒制也陸遜
多謀必有准備未可伐之不曰卿前者勸朕伐吳今又阻之何也曄
曰時有不同之故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雖挫可以擊之今大獲全

功銳氣有百倍將何以攻之。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
來與三路兵接應。曄又奏曰東吳已有准備今吳將呂範引兵拒住
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
此三路兵俱未利陛下若去必無益夫不後而去却說吳將朱桓
字休穆吳郡人也時年二十七歲極有膽勇吳王甚愛之督軍於濡
須聽知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
騎守城忽一人報說曹仁令大將常璜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
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凡兩軍相戰勝負在
將不在兵兵多兵寡汝等何懼哉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
尚能勝於客兵此言兵皆在平川曠野之地也吾觀曹仁非智勇之
將况從千里步路而來吾與汝等坐守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以
逸待勞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仁百來吾何懼哉於是朱桓傳
令教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音却說魏將先鋒常璜領精兵

來取濡須城離城不遠城上一聲砲響旌旗齊整朱桓橫了飛馬自
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
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旌旗許多且說曹仁領兵隨後到
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王細奏大敗之事
曹丕大驚正議之間探馬又報曹真言及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內伏
諸葛瑾外伏精兵內外夾攻因此大敗而退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
休領軍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曹
劉曄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間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
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欲回成都又
因面羞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
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微昏厭見侍從之人是夜叱退左右獨臥於
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颼颼而起將燭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
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意又来故惱朕耶

叱之不退。先主自携玉麈，各起而觀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雲長曰：「臣非漢人，乃陰鬼也。蓋謂平生不失信義，天帝皆勅命為神。哥哥將與兄弟聚會也。」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即喚從人觀之。時正三更，先主嘆曰：「朕不久於塵世矣。」遂差使命往成都請丞相諸葛孔明。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託以大事。孔明等聞召，星夜而來。時有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聽知召至，與孔明來永安宮見帝。太子劉禪守成都，却詔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乃請孔明坐於龍榻之上。近臣扶起先主，撫其臂曰：「朕自得丞相成其帝業，何其智術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差回成都，與丞相相見。今日病已危篤，不得不請丞相託以大事也。」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觀，只見馬良、馬超、馬謖、趙雲在傍。先主皆令且退。先主命孔明復坐而問曰：「丞相觀馬

先主知亮之深，待之誠，君不疑其臣，臣必不負其君。以孔明之大才，而大德不終若天不祥漢而奪之速故也。

謖之才何如。孔明答曰：「此人乃當世之好人傑也。」先主曰：「不然，朕視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可深察之。」先主分付了，又喚諸臣入殿，取紙筆寫罷道詔，遍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能知大畧。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與卿等中道而別也。」言訖，又與孔明曰：「煩丞相將詔可就付與劉禪，勿以為常言也。凡事宜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請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一言以告之。」孔明曰：「願陛下勿隱，臣當拱聽。」先主泣曰：「君才勝曹丕十倍，必安國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三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願死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言訖，以頭叩地，兩目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先主喚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

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公事丞相補有急漫天人共誅爾等不孝之子先主又與孔明曰丞相請坐朕兒拜以為父二王拜畢孔明曰臣以肝腦塗地安能補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與李嚴等多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言僚方可怠慢以負朕望耳先主又命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觀幼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於地曰臣願效犬馬之勞以扶社稷先主又與多官曰朕不能一分囑皆乞保愛言畢駕崩時聖壽六十三歲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晉平陽侯陳壽史評曰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其宇亦狹然斯而不拔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利且以避害云爾

又讚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朔挺生傑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刺望風請明挾巴跨蜀庸漢以升乾坤後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又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節英傑要結同心摧阻勅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知璋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初雖下中然亦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又宋賢有詩曰

涿郡生英傑飄然迥不群慈仁安萬姓情義動三軍創業心尤重求賢禮至勤唐虞堪比論大度聖明君

又胡竹窓讚美先主詩曰

日暮乾坤易動搖。中山原有舊相苗。死懷信可紹光武。宣德真堪比帝堯。勢若蒼龍離碧海。形如丹鳳上青霄。老天若更留玄德。未許曹丕篡漢朝。

又宇文景昭作成都尹。謁先主廟。有讚曰

燕南聖君。心存忠信。掃蕩煙塵。親冒血刃。義遜荊州。撫安蜀郡。情動閔張。德崇堯舜。繼漢華夷。代天休運。昭列英風。讚之難盡。

又徐雪庭觀文。見託孤一事。有詩讚曰

大厦將傾一木扶。非公孰可託遺孤。可才真與伊周並。洪量能超管樂謨。十倍曹丕人罕及。七擒孟獲口應無。天心故把英雄歿。未得中原命已殂。

又後人過白帝城永安宮。有感詩曰

三顧情勤兩意投。託孤堪可繼成周。至今白帝城邊過。一度思君

一淚流。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哀痛去甚。孔明等奉梓宮還成都。後主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後主哀慟祭祀百官。亦奉哀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病疾。但小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嘗聞人年五十不稱夭。朕今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疎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雖父德薄。不足效也。疎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群臣讀詔已畢。孔明乃上言於後主曰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履壽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切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僚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其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

法。皆哉此言。可為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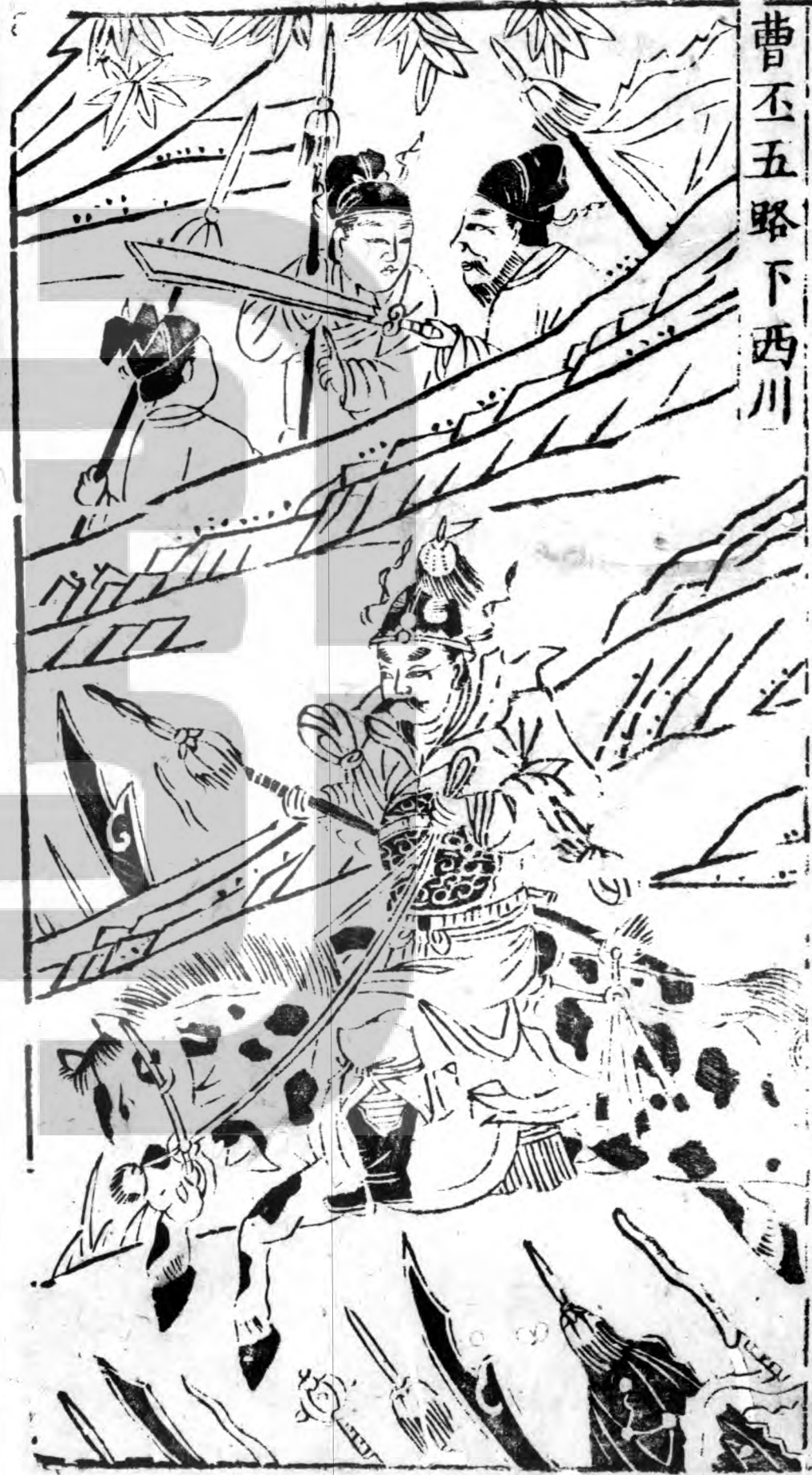
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初成。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劉禪。即大蜀皇帝。改章武三年。為建興元年。禪字公嗣。時年十七歲。加諸葛丞相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後八月。葬先主於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尊吳皇后為皇太后。入養老宮。謚其夫人為昭烈皇后。大赦天下。却說魏軍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於諸葛亮矣。備善能用人。亮必傾心竭力。扶持幼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大笑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眾視之。乃河內溫人也。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為兵部尚書。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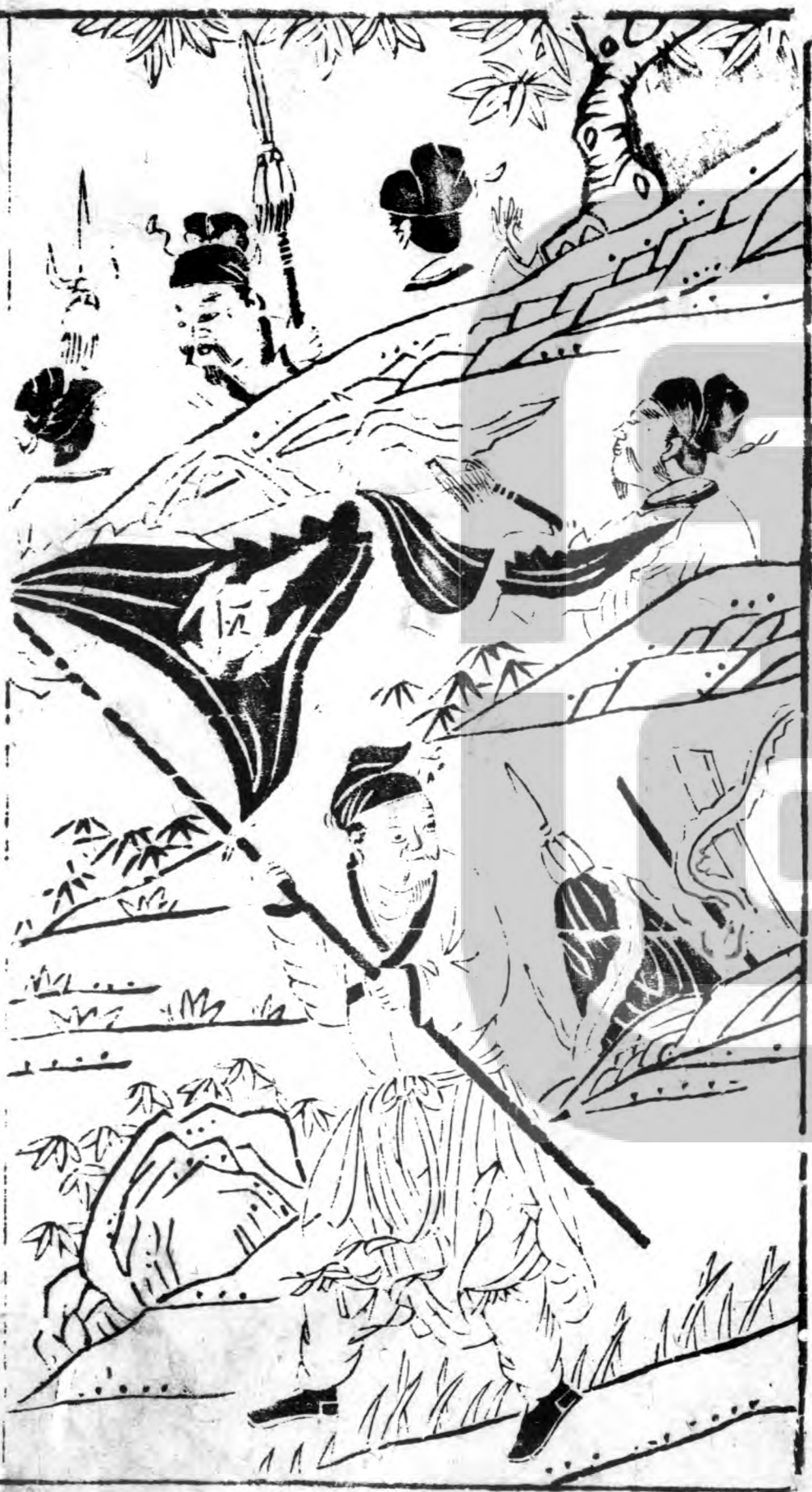
曹丕五路下西川

却說魏主曹丕欲起兵收川。乃問司馬懿曰。朕欲收川。當用何策。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內外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教應雖有神機妙策。不能施展矣。欲成大事。必起五路大兵。可成大事矣。丕曰。何為五路。懿曰。可脩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送與金帛。以略其心。令起遼西羌胡。番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攻川此一路也。又可脩國書。差使賞官。誥賞賜直入南蠻之地。見蠻王孟獲。令起蠻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詳音牂牁。越雋。音名。音地。音義。越雋郡名。今隸松潘軍民府。永昌。詳音牂牁。柯越雋。音名。音地。音義。地名。屬建昌。詳音牂牁。益州。俱郡名。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又可差使入吳。分析前事。許割地為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峽口。由險峻隘口。逕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令降將孟達起上庸。詳音牂牁。地名。今屬湖廣。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從命六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逕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以大軍五十萬。五路進之。諸葛亮便有呂望。詳音牂牁。王時太公也。

金像三國演義卷之九
曹丕五路下西川
令出一門凜凜劍花飛北魏



兵連五路遙遙旌電指西川



之才安能當之不大喜以容善能言官官員為使前去四路起兵然後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巡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撥舊戰

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州冀州在河北直隸真定黃州合淝合淝在安徽直隸徐州之北也

能一一開說却說大司馬佐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官僚俱各陞賞

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造糧器用詞訟等事皆從

諸葛丞相裁處却說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君臣上言曰亡故車騎

張翼德長女甚是賢德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補

註後來此女天亡又納次子建興元年秋八月忽近臣奏有禍事後

主問其故近臣曰今曹丕調五路大軍來取西川第一路乃番王軻

比能起羌胡兵十萬犯西平關第二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

益州四郡第三路乃吳王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

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第五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

取陽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為何數

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汗流浹背即差人宣孔明入朝使命去

了半日方回報說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又命黃

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一人逕

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主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

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託病不出少頃左右曰丞

相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

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出山多官各出怨言而回次日早朝杜瓊

出班奏曰請陛下聖鑒杜瓊杜瓊曰丞相府問計後主年幼恐丞相見恠即

引多官入養老宮啓奏太后太后聽知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

負先君委託之意也吾嘗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行也臣料丞相

必有高見且待主上先往如其不然即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

之未遲太后依奏是日以後主車駕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

屯兵於中央。隨處緊要。便當救之。因此兵機。並不會經由成都。故無一人知其消息也。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攻之。若四處不濟。安肯動也。臣料孫權想曹不出兵。三次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五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思之。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盃。送後主出府。多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欣然。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孔明見多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也。姓鄧。名芝。字伯苗。見在蜀中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瑀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教請芝到書院中。開敘半日。孔明問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蜀主乃大漢也。欲討伐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鄧芝答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

